

# 《後山鯨書》選



## 作者介紹

廖鴻基（1957 —），出生於花蓮，高中畢業後，曾擔任臺灣水泥公司採購人員、印尼養蝦場監工、縣議員盧博基助理等，因與個人志趣相悖故離職。由於年少時即對大海有所憧憬，唯有大海能使其感到心靈平靜，在克服海上生活的困難之後，35歲專心投入「討海人」事業，討海人生涯使其意識到海洋生態的危機，故於1996年成立「臺灣尋鯨小組」，進行鯨豚調查計畫，1998年成立「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」，推動海洋保育與海洋教育。

廖鴻基擅長以海洋作為散文主題，以真摯自然的語言與海洋對話，抒發對海洋的熱愛之情，《十六歲的海洋課》一書中提及「凡是以我們海洋環境特色為題材，以我們特殊的海洋文化、海洋精神為內涵，並以文學方式呈現的作品，就是『臺灣海洋文學』。」透過動人的文學語言，讓讀者認識臺灣海洋的獨特文化與精神，是廖鴻基創作海洋文學的目的之一，著有《討海人》、《鯨生鯨世》、《後山鯨書》、《十六歲的海洋課》等作品，著述等身，是臺灣海洋文學代表作家之一。

為推廣海洋教育，廖鴻基也擔任國立東華大學兼任講師、國立臺

灣海洋大學駐校作家、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駐館作家等，帶領學子與民眾體驗海洋的魅力，以及覺察海洋的生態危機，是臺灣海洋保育及海洋教育的重要推手。



## 預讀引導

- 一、〈遠方〉一文中的「你們」是指涉誰？
- 二、〈靈躍〉一文中以「輕微似鼓的悶響」，形容何事？
- 三、〈動蕩〉一文提到「他們」可以預知哪些事情？
- 四、〈落〉一文用了哪些情節，來描繪鯨豚消失事件？



## 文本選錄

### 遠方

· · ·

「相信遠方嗎？」你們身上常刻著類似的問句。

相信離岸後那雲朵坐落的遠方，有座蒼翠的小島浮在澄靜的海面。

那裡的天神。時常悄悄俯近沉睡的海神，用祂雲絮般柔軟的指頭，用祂睜視溫暖陽光的眼神，如此輕柔而疼惜地撫摸海神的臉頰。

多麼恬靜淡若的表情，海神似是熟睡又彷彿知覺；祂的胸口微微起伏，皮膚輕泛著漣漪。

有時，天神一起也閉著眼，祂們臉觸著臉，輕輕梭摩；那模樣幾分似嬰孩，又幾分像是情人。

於是，海神薄柔若煙的水裳裡，情緒湧動，影痕紛綸。

花彩的、透明的、灰藍的、銀白的、黝黑的、修長如鞭的、紡錘如梭的、細如針尖的和碩如島礁的；有些是浮游甲殼、有些是魚兒、有些是你們海豚和巨鯨們。

那微風般輕漂的水勢，悄然引帶起一股無心無邊的漩渦。大大小小、形形色色，這裡所有的生命和你們一起，順流而漂。

種類繁多，隊形龐大，看似紛沓浮湧，之間又彷彿依循著某種秩序。你們參差其間，像牧者驅使你們的羊群，也像是獵者追隨你們的獵物；主動或被動；你們所有的動作看似有意，其實無心。

一遍遍盤轉，氣勢相當肅穆沉著，彷彿雲飄，也仿如血脈循環；更像是海神浮泛的心情或祂洄游底夢。

醒不過來也停不下來，這場洄游已經開始，行列一旦啟動，自然便成為漾漾泱泱沒有寬度、長度及終點限制的龐大隊伍。顯然，你們是這場遊行隊伍的主要驅力。

這龐大的隊伍，彷彿由海神的意志所撐持，但又比較像是隨你們的機運進行。你們組織它、催促它，使隊伍浮泛於無形的軌道，以花瓣伸展的弧度、以風翼開張的旋律、以水浪踢踏的舞步，悄悄但熱烈地驅動了一場大洋洄游。

這到底因緣於天神的觸發，或海神的多感；似乎無關緊要；意志與渴望的互動，無論溫柔或暴烈，一旦盤轉成勢，誰也分不清，到底是誰引起誰的血脈循環。



· 二 ·

海神流轉不曾歇止的情懷，終於放開。

祂不迎、不拒地坦然接受天神創世以來不停灑落的種種跡痕。

無論衝突或弭融；那裂自天際的雷閃、嚎啕沱泣的雨水、沖流而下的洪濤，那流光般輕飄而過的雲底、風底，一一都抱著塵埃、灰燼，一一都帶著跡痕。

再怎麼微不足道的一絲毛茸，只要沾了時光，都將凝成分量扎實的屑絮，有了重量；終將歸宿似地，一一釋懷，隕落於海神懷裡。

祂的懷裡，允許懸浮、暫漂，但所有過去的點滴、曾經的紛揚，自肉身而骸骨而灰燼，步驟明確，無可豁免，注定都將歷經剝離、腐敗、消蝕；終要在旋轉不定暫時的情緒之後，一一沒入沉底。

每一場風雨，每一則故事，關於生死輪替，無論殘暴或溫馨；每一朵玫瑰、每一滴鮮血……都將收納於海神固著的心床。每一句話語，無論真偽，信與不信，泡過海水以後，祂無心編造，謹按先後層次，歲月縮碼，高壓層疊為世紀的密碼；亦是祂心底最沉重的壓力。

祂的心，攏集了創世以來天地歲月流淌沉澱後的所有訊息。

以祂的深和冷；幾近空寂；以那永無天日壓抑再壓抑的無明、無欲和荒蕪，一一收拾和編藏。祂的心，是一座無比繁浩的儲存櫃。

海水淹過的每一吋，均埋藏了水面上、下所有曾經的聲色。祂的心，一層層掩埋了創世以來難以透視的所有奧祕。

這座遠方小島，埋藏了一切答案。

· 三 ·

關於生命的啟始和死亡，關於神話和先知所諭示的玄虛，關於累積到今天人類所有的知識和技術都無從解釋的現象，關於每個生命一輩子的苦惱與追尋……



航行來到這裡，只要將一顆鉛錘，繫住引繩，從舷側緩緩垂落海床。

當鉛錘探底，觸碰到海床、觸碰到祂心底的剎那，那引繩上回傳的觸覺，讓人恍然警醒。

若睜開了眼，看見水深。

原來一輩子所有的疑惑與不安，不過一如此刻舷底深度的無窮疊影。

這些奧祕，所有生長在這裡的海豚和巨鯨們，你們都清楚明白；好比神的國度裡，祂的子民自然瞭解祂的旨意；如季節訊息散布在春天的風裡，再微不足道的每顆芽苞，自然都曉得綻開及伸展的時機。

你們在這裡成長、休息、出發和歸來，不停地流轉一圈又一圈的循環。你們從來不曾想過什麼目的成什麼意義；如天神懷裡無比輕盈，來去自在的雲朵。

雲霧被你們引帶著，一朵朵貼著遠方的海面裊繞。那裡有光，流動是緣起，循環受到驅動，你們盤轉時空，將遠方奧祕的訊息、玄妙的故事，一圈圈、一遍遍地往外流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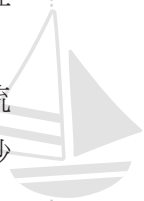
## 靈躍

遙遠的，裂開土壤或彈破水面，隱隱揚起一記輕微似鼓的悶響。那聲響並非水花乍開的淋漓，也不是捶敲急響的躁鳴，比較像是深厚地心傳來的脈搏，或遠方崩潰的一襲捲浪。

遼闊、深遠，悠揚，這記鼓聲，攀著水流傳遞，那是非得仔細傾聽，無以感知的單音、單調。

單薄但幽深；老船長敏感，他聽見了。那一聲薄弱不僅是鼓鳴，也是號音，可能就是他在黯茫中殷殷等候的驚起。

海、天應該都聽見了。



老船長曉得，起鼓而已；就怕等不到；一旦起了個音，如同水滴有了源頭，牽連而起的將會成串、成群，可能因而成就了一條大江長河。

第一響，按例是心跳，第二記就能起步，第三聲，可能就要飛天……命運將越來越用力。

只要鼓聲開啟，旋轉門已經拔出門門，序曲隨後將要奏鳴，幕就揭開了。

還在豐腴底盤裡縈迴的你們，一個個都暫停了動作，凝耳細聽。沉眠的夢，應這一聲，全中斷了。

酣睡了許久似的，你們一醒轉，擻抖了一下身子，立刻群群嚷嚷，整個活絡起來。儘管形還玄虛，但所有的點、線、滴答，所有的紅、黃、藍光影，都忙著四處約集、築形、找殼；你們如響過春雷一心一意想要發芽的種籽。

那一響鼓聲以後，體液加溫流動，船的話就要趕快找帆，起跑線上排滿了選手，鍋爐噴起白煙，箭尾拔彎了弓弦，引信上的火苗開始奔跑，動蕩的氣已經烘滿心頭。

預熱過後，已經準備好全速運轉。

那掌心裡原來還捧著的晨靄，漸漸找到了韻律，有了心情；有些就近栽倒溶入水裡，有些自絕似的魂魄消散。

起風了。

淡淡微微的風。

不是空氣流動引起的周旋、不是晝夜齟齬產出的風波、更不是晨曦君臨順勢拔起的威風；而是妊娠最後，母體沉緩的吐納與長嘆。

啊！水面下穩穩呵出了一口深重的氣。

空蕩透明好幾道簾子在你們間來回穿梭，宛如從茫然空中伸下來好幾隻照護的掌，在你們一群孩子間忙碌料理，一邊幫你們著裝打

扮，一邊拍你們的肩諄諄鼓舞，一邊忙著插手整隊。

那高高的看不見的母親嘴裡，哼著節奏分明的曲子；你們已煥然一新，精神抖擻。

整好的隊將要出發，水面下的你們像一群將要滾開的音符，伴著所聚合的旋律累聚音量。

等著第二記鼓聲，就要掀開簾幕，就要一鼓作氣衝破水面，就要爆炸、開門，一舉衝破水壓縝密的桎梏。

眾神敏感，這一刻祂們坐了下來，睜亮了眼，幽深地嘆了一口長氣，不再言語。

光影波動，第二記鼓聲竟源自眾神的詠嘆。

原初海面那漂搖光絲點落的圓心，水底下的你們，匯聚成一把離弦反射的箭。

引燃所有的動能，斜角射出。

你們從水底射向海面那張透明肥沃的靶。

這面靶既深且厚，足以攔下任何箭勢；但這一次，她完全無意攔阻。

破出，是母體的記憶，母體的疼痛，亦是母體的歡喜。

衝破水面，衝出瓶頸，衝撞兩種介質間的密度反差；宛若鬆綁；你們解脫了水壓後，掙得的所有輕盈快意，得找個方式來盡情揮霍。

拋射、倔起、突圍、甩蕩，你們盡興揮擊而出，以你們被允准的僭妄、狂暴和恣意，埋首而後昂首，擴胸，開懷，海面盡是你們滾開的洶湧水花。

在這晝夜交接瞬時，你們破出開幕序曲後的第一聲雷鳴和歡動。十分俐落，出水曳引的一身灰黯和濕漉，立刻就淋回了一身光。騰空，你們昂首讓兩片胸鰭六十度開張，毫無保留地翻敞雪白的



肚腹，讓初起的朝陽嘩啦曬進胸膛深處。身上那原本纏綿、沉默的每一滴水珠，都被你們淅瀝淋漓且無情地甩回孤寒水底。

你們拔起海面一沓沓昂揚白花，震起橫面波擺，漣漪外推。或沉穩內斂，或活潑外放；水面上，你們以行為展演紛異的性向，以水花描述各自性格。

那麼的決絕堅挺。

像快門眨眼，你們想讓時間、空間都靜凝在這一刻。

初生才有的莽動和勁道，你們一再使力吼喝，不顧一切地從海神窩底朝天神射去。

也許無心，但父、母都嚇了一跳。

眾神驚訝，第三記鼓聲響起。

飛旋海豚們收到訊息，你們對比稠密的水、蓬鬆的空氣，以飛旋行為衍繹了最完美的跨界。

你們充分運用了鬆、緊彈力，乾、濕張力，你們修長的喙尖，突破海面、刺破空氣；以出水的角度、格局，宣示接著的開綻與奔放。

似乎毫不費勁，你們輕易便彈出水面兩、三公尺；又匆匆幾秒瞬間，你們機靈的把握這極為短促的時間和空間，以你們家族為名的所有氣力，使勁旋、扭、擺、轉、奔、脫、放；彷彿躍入脫水槽中，急於扭乾自己；急著扭轉乾坤。

## 動蕩

颱風過後，泥沙自河口淌流入海，泥塵沿海懸浮，如陸地失血，大片土黃色血煙滾滾瀰漫，混沌泥水往外擴散，污濁了大片海域。

像是恐怕沾染了人間流下來的污穢，每次颱風過後，沿海將好些天看不見你們。





誰說水清無魚，濁水更是無魚。

離港後，老船長指著天邊那道隱約的深色海水，回頭跟我說：「駛到那清水裡去，才有機會。」

你們選擇水質，如岸上生物感受空氣。所有動物，生翅的、長鰭的、有腳的或儘管只能匍匐爬行的，都有避難本能，都懂得選擇更適當的生活環境；這也是動物之所以是動物的主要理由。

當擾攘、煙塵和毒害已成為生活常態，這裡的每一種動物，逃無可逃，像是只能在老舊的帷幕所圈住的破敗舞臺上無奈演出。

因為無奈，遠方所以存在。

這時，你們去哪裡了？

是否離岸更遠、是否潛入更深，或者，你們去了遠方那座蒼翠小島避難。

動物的本能，讓你們颱風後避開轟攘的濁水，但是，颱風來臨前，你們似乎也預知了一場動蕩和災難，幾天前，你們早已不知去向。

颱風路徑受附近蠕動多變的氣團牽制，往往迂迴、頓步、曲折、忽然加速……若一個情緒不穩的狂徒，連人世裡擁有精密氣象衛星作為預報依據的氣象局，還經常得因為預報失準而向社會大眾致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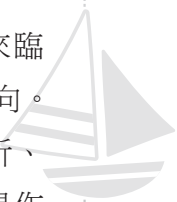
你們沒有儀器，可能也沒有太多知識，但只要颱風侵襲的前幾天，你們如晨霧消失於陽光普照的海面，儘管天候海況可能好得一如無風的赤道，但你們消聲匿跡於經常出沒的海域。

老船長四處尋不著、等不著你們，他抬頭望了一下天空，低頭也看了一陣海水後說：「天頂白雲牽絲，海水水面凝油，你們又攏失去影跡，啊，這咧風颶會來。」

不僅颱風，每回規模稍大的地震，那震波漣漪的前前後後，也不見你們的蹤影。

你們是先知般的躲開了。

這種預知動蕩、預知災難的能力，到底是你們的特殊稟賦，或是



我們的遲鈍。

跡象，特別是異常跡象，天空或海洋；天神或海神；並不吝嗇表達。看，枝頭上的每片葉子都聽見了風底隨時唱著不同溫度的歌；那天邊的雲朵，一筆一劃不都寫著天候多變的故事……

讓你們來告訴我：感覺到了嗎？那東南方湧來壓迫在你們皮膚上的不尋常浪壓，讓你們知覺，東南方千百裡外正在盤旋醞釀，而且指著你們洶洶前來的一場狂濤風暴。

海水告訴你們颱風動向的一切訊息，一如螞蟻預知洪災而趁水患來臨前群擁搬遷；如老牛知曉地牛將要翻身而不進牛廄過夜；如那遷徙的隊伍總曉得什麼時機該展翼攀風；如人們的先知和智者，他們觀星、看雲、聽竅、覺籟，虛空了胸懷來感受那排山倒海而來的訊息。

那生養我們的環境若以舞臺或母體形容，為何我們已經無從感知舞臺異常的波動或母體無從理解的不安。當天地大海變得沉默，該懷疑的或許不是祂的表達，而是人們為何已經失去聆聽與辨識的能力。

看你們一趟趟的離去與歸來，我聽見了圓缺、悲喜和沉淪；聽覺了那深深谷底一陣陣傳來動蕩不安的聲音。

## 落

· — ·

掉落並不得已；再怎麼華麗或悲傷的夢，終有墜落和甦醒的時刻。

海面再次被打破。

回想那奮起、衝刺、起躍、攀升、靜凝……那編織海天所有的線索，那廣袤沉伏的海平面，那忽然拔起的突兀高點，那由浪花撐持猶如飛翔的夢，也將受浪花牽絆。



放手後，終要回收。恣縱的薪柴，燃放後，必得收拾冷卻的灰燼。  
誰曉得，竟然比當初的衝破落成更激動的水花。

· 二 ·

滿潮以前，你們已集合在濱線的木麻黃和林投叢下。  
月黑風高，大潮日，近岸海域浮著幾根迂迴躊躇似在等候的背鰭。  
聽到嗎，海上傳來陣陣呼喊的聲音；受差遣的使者已來到你們面前；看到了嗎，那隱約浮泛月光的海面，浮現了一條寬敞的道路。

天還沒亮，老船長的小船跨越蜿蜒海面數道流界後，停在海面，  
往日一樣，他走出駕駛艙，倚著舷欄望向空茫暗夜等待。

忽然，舷邊水面閃過數道流光。

老船長敏感，他攤了一下身，看向舷下，隱約幾道背鰭劃出黑暗海面；彷彿聽見水聲。

「這麼早啊？」

抬頭看了看天色，老船長懷疑今天的遊行隊伍怎麼來得這麼早。

· 三 ·

清晨，到公園裡甩手、散步、做早操的老太太發現，原本草地上的  
海豚大理石雕像，只留下個空座子，海豚不見了。

雕像座子前，泥土綻翻幾道如車輪子輾過的痕跡，走得似乎倉促。

「唉，這年頭什麼都偷。」老太太停步看了一眼，嘆口氣，然後，  
彷彿沒什麼事的，繼續沿著公園小徑散步。

早餐店一邊讀報一邊喝豆漿的老先生，稍稍後仰了一下背，眨了  
兩下眼，檢閱似的快速翻了幾版手上的報紙；他心裡疑問：「怎麼這  
麼迷糊的報社。」

報紙上，只要是鯨魚、海豚的照片或圖案，全被剪下來似的，留



下版面上圈圈、團團，突兀零落剪影似的空白。

稍後，開車上班的技正，發現懸掛於路中央水銀燈柱上，「鯨奇十五年」的宣傳旗幟，上頭的鯨豚圖案，每一面旗幟上的每一條鯨豚，全褪了色。

「偷工減料到這樣的地步。」如此咒罵了一頓；他以為，昨夜一場大雨，給澆出了問題。

市府廣場大牆上，原來浮雕的一對大翅鯨，也蒸發了似的，留下海波空景和遠方的山脈。

上班時間，人行道上幾位行人，彷彿踩空似的踉蹌了一下；人行道上原來的鯨豚地磚，只剩空白的方框。這城市的行人，好像已經習慣，必得踩著鯨豚圖案行進才能安穩。

· 四 ·

無數次出、返航，老船長了然。

再豔麗的張舉、再多情的繾綣，抓或放，再繁複的心意都注定空虛凋零。一點、一滴，原本攀著、抓取的一點、一滴，紛紛都將落回海面。

迴了船舵，撐了些引擎，這天，他不再等候日出、不再期待合流，艤浪騰旋而起，老船長將船首無奈地指回岸緣。

我站在船頭，望著船尖犁浪潑出海面的浪花，看著紛紛落回海面的每一點滴，然後，各自蕩開了海面大小漣漪。

波谷交疊更深，波峰重疊更高；波波折折，原本已經茫然晃湧不定的海面，峰谷之間，灑滿了麻顫顫各種不安的大情緒和小心情。

眾神轉身將要離開；戲已落幕。

· 五 ·

鯨豚消失事件，並未在這座小城引起騷動，以為只是偷工或偷



竊，習以為常，彷彿沒什麼值得特別在意。

沒有人想到，集體消失的鯨豚，是否意謂著你們不願意繼續在這裡擱淺；或者，你們是否讀了鯨書，受到感召，以合流之姿投奔了那遊行隊伍；也可能是集體出走，想回到你們遠方那座蒼翠的小島；或單純只是，當存在的理由消失，如檔案銷毀，你們形影將隨著魂魄自動消散……

有許多可能，但這件事，確實沒讓這座城市討論太久。

公園、大牆、旗幟、地磚、報紙……留下許多的鯨豚空白處；彷彿你們來了，曾經熱鬧，但是又走了；顯得特別的空虛和蒼白。

緣自剎那，也結束在剎那。

到處是你們來過的痕跡。

選錄自廖鴻基《後山鯨書》，臺北：聯合文學，2021年。

## 文本賞析

本課〈遠方〉、〈靈躍〉、〈動蕩〉、〈落〉選自廖鴻基《後山鯨書》，有別於《鯨生鯨世》的創作風格，《後山鯨書》以清麗的語言，勾勒對於海洋的想像，建構一齣精采的海洋神話，海洋被神格化為海神，鯨豚成了海神的信差，作為人海對話的橋樑。

### 〈遠方〉

本文標題為「遠方」，第一句便以「相信遠方嗎？」作為開頭，「遠方」、「蒼翠的小島」象徵一個美好澄靜的世界，那裡海天相接，形形色色的海洋生物悠游其間，鯨豚組成龐大的隊伍洄游其中，



彼此之間似乎存在著一道神秘的連結，誠如文中所言「這龐大的隊伍，彷彿由海神的意志所撐持，但又比較像是隨你們的機運進行」。文章第二節鋪寫海洋的包容性，文中述及「祂不迎、不拒地坦然接受天神創世以來不停灑落的種種跡痕」，雷鳴電閃、滂沱雨水、滾滾洪流，一一落進海洋的懷抱，沉澱到海底，祂的心「攏集了創世以來天地歲月流淌沉澱後的所有訊息」、「是一座無比繁浩的儲存櫃」、「一層層掩埋了創世以來難以透視的所有奧祕」，在在展現出江海納百川的恢弘氣勢。文章最後，作者抒發生命哲思，海洋有股奧祕的力量，引領鯨豚與人類，走向隨順自然且「逍遙」的生命境界，對人而言，生命中難解的課題、疑惑、不安，在海洋的撫慰之下，一切終將釋然；對鯨豚而言，這股奧祕是與生俱來的認知，文中言及「你們從來不曾想過什麼目的成什麼意義；如天神懷裡無比輕盈，來去自在的雲朵」，這是屬於鯨豚們的「逍遙遊」，而這股奧祕也將不斷地流傳下去。

本文善用譬喻、轉化修辭，讓天、陽光、雲朵、海、海浪等充滿生命力，例如以「那裡的天神。時常悄悄俯近沉睡的海神，用祂雲絮般柔軟的指頭，用祂矚視溫暖陽光的眼神，如此輕柔而疼惜地撫摸海神的臉頰」，描摹水光接天之景；以「祂的胸口微微起伏，皮膚輕泛著漣漪」，描摹海浪湧動之景；以「海神薄柔若煙的水裳裡，情緒湧動，影痕紛綸」，描摹海洋生物悠游之景等，透過這些詩化的語言引領讀者進入作者所勾勒的海洋神話世界，讓讀者得以體悟海洋美學的奧義。

### 〈靈躍〉

標題以「靈躍」凸顯飛旋海豚翻躍水面的靈動樣態，文中以「鼓聲」比擬海豚飛躍水面的聲響，以三記聲響作為敘事順序，第一記聲響是「起鼓」，是「心跳」，是喚醒飛旋海豚躍動因子的引子，作者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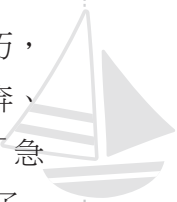
善用譬喻手法來描繪這股蓄勢待發的氣勢，例如「只要鼓聲開啟，旋轉門已經拔出門門，序曲隨後將要奏鳴，幕就揭開了」、「你們如響過春雷一心一意想要發芽的種籽」、「你們像一群將要滾開的音符，伴著所聚合的旋律累聚音量」等，生動描摹出海豚們整裝待發，準備衝出水面，舞上一曲精采的海上迴旋舞。第二記聲響是「起步」，此時海豚們躍出水面，展現流線般的身形，以及白皙的腹肚，作者以譬喻手法，來形容海豚躍出水面的噴發之姿，「你們從水底射向海面那張透明肥沃的靶」，將海面比擬作箭靶，海豚比擬作箭，海豚躍出水面，如同箭射向箭靶一般，並連續以數個動詞來凸顯海豚躍出水面的爆發力，「拋射、倔起、突圍、甩蕩」，「昂首，擴胸，開懷」等，並以「僭妄、狂暴和恣意」來刻劃海豚的無畏的英姿，讓海豚躍出海面的靈動感，頓時躍然紙上。

第三記聲響是「飛天」，此時飛旋海豚展現絕佳的飛旋技巧，幾秒之內在空中翻轉數圈，作者以連續動詞「旋、扭、擺、轉、奔、脫、放」，摹寫飛旋海豚短時間內變化多端的飛旋特技，最後以「急著扭轉乾坤」作結，海豚們藉此證明自己是這大海中的「靈躍」之子。

### 〈動蕩〉

本文以颱風過後，海水混濁，鯨豚消失作為開頭，呈現鯨豚對於水質極為要求的性格，當生存環境產生「動蕩」，無論是颱風、地震，甚至是汙染，鯨豚就會出於動物本能，往更外海更遠的地方去避難，而這種避難本能，也成了老船長預測颱風的指標「天頂白雲牽絲，海水水面凝油，你們又攏失去影跡，啊，這咧風颳會來」，這種預知「動蕩」的能力，並非鯨豚特有，例如螞蟻預知洪災、老牛預知地震，就連樹葉、雲朵都能感知天候的變化。言盡於此，作者不禁感嘆，我們為何失去預知能力？為何我們對於「母體」的動蕩無感？

作者藉由鯨豚的預知能力，反思同樣身為動物的我們，為何會與



大自然斷了連結，或許解方就誠如文中所言「虛空了胸懷來感受那排山倒海而來的訊息」，放下塵世的利益紛爭，停止傷害生養我們的土地，用謙虛的胸懷面對自然萬物，用心聆聽萬籟，便能像鯨豚一般感受到大自然的訊息，重新找回人與自然的連結。

### 〈落〉

本文以鯨豚消失事件，引領讀者反思鯨豚保育的議題，文章第一節提到「掉落並不得已」，說明鯨豚飛躍水面的姿態再華美終將落海，也作為之後鯨豚消失情節的伏筆，鯨豚的美好終究敵不過人類的摧殘。

第二節以鯨豚在月黑風高的大潮日集結，及老船長的疑問「今天的遊行隊伍怎麼來得這麼早」，勾勒出海上不尋常的氣氛。

第三節則是刻畫岸上不尋常的樣貌——鯨豚不見了，公園的海豚雕像不見了、報紙上鯨豚的照片空缺了、旗幟上的鯨豚褪色了、市府廣場的大翅鯨浮雕消失了、人行道上的鯨豚地磚挖空了，面對種種不尋常的跡象，人們的反應卻是這年頭什麼都偷、報社迷糊、偷工減料、腳步踉蹌，卻無一人意識到這些事件的共通之處是鯨豚消失了。

第四節場景回到海上，描述船隻出航，老船長與我都感受到海洋不尋常的氣氛，體悟到這一切的美好將要消失殆盡，如同文中所言「眾神轉身將要離開；戲已落幕」，鯨豚們即將遠離，前往遠方那蒼翠的小島。

第五節抒發人們對於鯨豚消失無感的慨歎，整座城市沒有人意識到鯨豚消失，沒有人意識到鯨豚消失的理由與人類有關，甚至對此不以為意，暗示人們對於鯨豚保育不甚在乎，然而少了鯨豚的世界又將會變成如何？文中述及「彷彿你們來了，曾經熱鬧，但是又走了；顯得特別的空虛和蒼白」，沒有鯨豚的世界少了幾分熱鬧，顯得空虛蒼白。事實上鯨豚的存亡，就在人們的一念之間，誠如結尾所言「緣自



剎那，也結束在剎那」，當人們心中存有永續意識，便是鯨豚回來之時，反之當人們持續掠奪海洋資源，便是鯨豚滅絕之時。（陳祐禎撰）



- 一、作者以「遠方」、「靈躍」、「動蕩」、「落」作為文章標題，其用意為何？
- 二、〈遠方〉、〈動蕩〉、〈落〉皆提到「蒼翠的小島」，在文中有何象徵意義？
- 三、妳／你認為日常生活中有哪些作為可以實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第 14 項「保育海洋生態」，使海洋生態系統得以永續運作？

